

越南民间信仰中的福神信仰探究*

◎ 郑青青 张吟松 [越南] 武洪述 刘铁军

内容提要: 中越两国文化源远流长,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中越两国民间都有福神信仰之说。与中国的福神信仰相比,越南的福神信仰有其独特之处,如形成的路径及种类与中国不同。本文主要论述越南福神的起源、发展及对越南社会和人民的精神信仰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 越南 福神 民间信仰

作者简介: 郑青青,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2014级世界史专业博士生,云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越南语系讲师;张吟松,云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武洪述,越南籍,博士,越南民族学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刘铁军,老挝语学士。

一、福神的起源及释义

(一) 中国福神的起源

“福神最早源于福星,民间有‘福星高照’的吉令。最早的福神是天上的岁星,后由星神转为幻想的人格神。道教原有‘三官’神信仰,即所谓天官、地官、水官,又称‘三元’。传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渐渐转为民间普及的福神信仰,天官赐福也广泛传诵为民间吉祥祝词。”^①

《历代神话传奇经典》中写道:“福神的起源有四种说法。一是说唐代的道州刺史阳城,因为其为官刚正不阿,后被小人陷害贬为道州刺史,他在道州任内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最为人称道的是罢侏儒的故事,后来道州老百姓为感谢阳城,祀阳城为福神,并建立寺庙来纪念他。二是元、明时传说的汉朝的杨成,故事和唐代的阳城完全一样,‘阳城’和‘杨成’也同音。三是道教中的虚构的一位天神——天官,被尊为福神,老百姓家中也常常粘贴‘天官赐福’的字画以表示吉利。四是认为送子张仙为福神,民间认为张仙是五代后蜀皇帝孟昶。”^② 从上述记载中可看出,民间传说中的福神,是神或是被神化了的人,能给老百姓带来幸运和福气。

(二) 越南福神的起源及类别

1. 从语言上看越南福神信仰的起源

作为中国的邻邦,越南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福神信仰便是其一。越南学者黄批主编的《越语词典》^③中福神的释义为:专门做好事的神(通常是由人民奉祀已逝的有功德的人)。从“福神”一词的当今读音“phúc thần(福神)”便可知其发音是汉越语音。从语言亦可推断“福神”是由早期中国社会传入越南地区。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越南文化也有着本土的特点。

越南神话传说《粤甸幽灵集录》和《粤甸幽灵续集》(成书于14、15世纪间)中已有福神的相关记载。两书都是以《粤甸幽灵》为基础进行删减改编。现存最古之《粤甸幽灵集》,原正版28篇,有陈朝人李济川所著之序,此序写于1329年。故此,越南福神迟至于公元14世纪之前或14世纪初期就

* 本文为“2013年云南省高等学校云南农业大学东南亚南亚语种人才培养示范点-越南语”项目阶段性成果。

①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本,第165页。

② 吴性坚:《历代神话传奇经典》,北京:北京西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③ 黄批:《越语词典》,越南岷港:岷港出版社,2006年版,第791页。

以形成。书中提及的福神多加封于李朝时期，因此，从书中内容推断，越南福神信仰可能起源于越南李朝（1010—1225年）或者李朝之前。

2. 《粤甸幽灵集录》^①中所记载的越南福神类别^②

《粤甸幽灵集录》所记录的福神多为李朝及以前的福神。该书虽为神话传说，文中所反映的风俗习惯、文化却是当时越南社会生活习俗的一面镜子，具有研究价值。《粤甸幽灵集录》一书中记录的福神有9位，而《粤甸幽灵续集》中记录的福神有2位。从书中11位福神可见越南人对福神的大致分类，一是越南历史上认为能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明君^③，其死后百姓缅怀其功德为其立庙而加以奉祀，如赵光复；二是战场上的军事将领如黎奉晓（李朝名将）；三是朝廷重臣如穆慎（李朝大臣）；四是传说中的神灵李服蛮（李朝神灵）、“都统神将”高鲁、“龙度福神”广利大王；五是传说中的历史人物李翁仲；六是外来神贞烈夫人；七是三岛山神；八是本土普通人郑加（善待乡邻）；从上述福神的种类可见，越南福神来源非常广泛，既有历史名将，也有传说中的神灵，也有自然神、外来神或是普通人。

从上述中可见，14世纪及以前越南的福神来源有三，一是由老百姓自发奉祀，如赵光复、贞烈夫人、李光、青山大王、龙度福神、高鲁，二为首领人物加封，如高骈塑李翁仲像祀之为福神，高骈尊土酋官郎郑加为福神，三为越南封建统治者加封的福神如李太宗封黎奉晓、穆慎、李服蛮为福神。

二、越南福神的形成方式及发展过程

（一）被封建统治者封敕的福神

首先，已卒有功之人被奉为福神，即人神。越南封建制度下对各种福神的封敕构成了越南封神制中的一大特色。据越南的重要史籍《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整个后黎朝时期，许多有功将领被封为福神。《大越史记全书》中记录有关福神的史料最早为乙亥永寿二年（公元1659年），黎神宗所加封福神的记载。“九月，追赠闵文莲为少保，陈公柏为右都督邓郡公，丁德润为提督翊郡公，阮德润为提督恩郡公，阮潢为参督坚荣侯，并追封为福神。”^④据统计，后黎朝时期越南封建统治者追封、追赠、加封福神的次数就多达31次，且多是后黎朝的有功将领。究其原因，大部分有功将领都参与了与南方阮氏集团的战争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因此，这段时间内许多后黎朝有功将领被封为福神。

其次，已有俗神被封为福神。《越南的传统文化与民俗》一书中的《南部越族人供奉城隍爷的习俗》写道：“值得注意的是，阮朝除了敕封地方城隍爷，还对一些人物进行敕封，然后送到民间供奉。如此说来，在阮朝对神灵的观念中，还有其他神灵，城隍爷和其他神灵都被称为福神。”^⑤“仙侣县庚获社非舍村亭（属今兴安省）有一石碑，记述该村城隍段尚曾经被陈太宗封为福神。”^⑥

最后，自然神也被封为福神。《粤甸幽灵集录》中的《盟主昭感大王》，文中记载“王本铜鼓山神也。初，李太宗为太子，奉太祖命，总帅征占城。……是夜，太子梦一人戎服长揖曰：太子南征，某事铜鼓山神，请从王师傅。太子喜而觉。及进兵，果胜利。凯还日，太子迎神位归京师，封福神。方

① 朱玉凤点校：《粤甸幽灵集录》，台湾：台湾学生书局，陈庆浩、郑阿财、陈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第二册，1992年版。

② 本文，笔者主要选取了陈荆和点校的《大越史记全书》、台湾学生书局发行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中的《粤甸幽灵集录》（包括李济川所撰《粤甸幽灵集》28篇，阮文贤增补《粤甸幽灵续集》4篇）及《国史遗编》等书籍中所记录的有关福神的资料，总结、推断、归纳得出越南福神的类型、发展。

③ 赵光复为越南历史上的传说人物，其真实度有待考证。

④ 陈荆和点校：《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二，《李记·太宗皇帝》，日本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59年，第964页。

⑤ [越]阮志坚著，郑晓云编：《越南的传统文化与民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

⑥ [越]武玉馨：《越南民俗库藏探索》，越南河内，民族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转引自孙衍峰：《越南人的城隍信仰》，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报》，2003年第5期。

卜地立祠。”^①

(二) 由人们自发祭祀而成的福神

除了越南封建统治者封敕而形成的福神，人们也把那些能给人们带来方便、保佑一方平安及农业生产的神也尊称为福神。如上文的《粤甸幽灵集录》及《粤甸幽灵续集》中所记录的11位福神，其中如贞烈夫人、高鲁、龙度福神、三岛山神等，为百姓自发奉祀的福神。^②

(三) 福神的多样化及发展

越南福神的多样化发展主要体现在福神类别的多样化及等级划分方面。

首先，福神种类的多样化发展。至阮朝时期，福神的种类向多样化发展。除了战死的有功将领被封为福神之外，其他有功绩的人也被人们自发称为福神，并出现了多样化的福神，如、福市神。“丙子十五年，清嘉庆二十一年（即1816年），海阳镇守恩光侯卒，在镇十五年，开海学堂，与督学中正伯阮葵，助教时平男阮璞，考订北史，并诗赋风物志，至是发疽病卒，后为福市神。”^③除了上述统称的福神之外，越南封建社会中还存在着其他福神，诸如小儿福神，其能保佑儿童免于疾病痛苦；专管福祿寿的福神等。其次，福神等级的出现及划分。越南历史上的福神也分为上等神、中等神、下等神。例如“后黎朝以及阮朝各皇帝都曾给圣母封号，称圣母为上等福神。”^④此外，《皇越神祇总册》中记载被敕封为上等福神有的李翁仲、陈光启、陈国峻等等，条目众多，此处不一一列举。再次，繁殖信仰神也为福神。“‘李朝和陈朝的神灵已经集中成系统，虽然具有儒教的福神意味，仍然能够体现民众齐全的繁殖信仰。’后来如黎朝和阮朝都采取措施将民间的繁殖信仰供奉的神灵变成统治者自己的福神，替代自己管治某个村庄的精神世界，重要的是这个信仰一直流传至今。”^⑤因此，可见，繁殖信仰神也为福神之一。最后，城隍神也为福神。“值得注意的是，阮朝除了敕封地方城隍爷，还对一些人物进行敕封，然后送到民间供奉。如此说来，在阮朝对神灵的观念中，还有其他神灵，城隍爷和其他神灵都被称为福神，然而却不尽相同，也不完全像一些学者将二者混淆一谈：‘城隍爷的信仰信念已模糊被替之为福神信仰。’”^⑥

三、越南福神成因分析

通过上述对福神的记载，可以总结出越南福神的形成特点：第一老百姓自发称呼的福神，是一种尊重和荣耀，并且认为福神能给人们带来好运，保佑人民。第二封建统治者封敕的福神，这种不仅可以看作是对有功人物的褒奖，也可看出是所被封福神的该位已逝有功人物的一种荣耀。第三封建统治者利用封福神这种手段来加强地方精神统治。总体来说，人们对福神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正是因为福神既能保佑人们又是一种荣耀，人们把那些保佑一方平安及农业生产的神都称为福神。

福神发展的轨迹如下：福神一说传入当时的越南，越南人民根据本民族的信仰特点重构了自己的福神。李陈王朝看到了福神信仰对于百姓道德约束和管理的作用之后，封敕福神制度逐步形成，并对福神的等级作出了明确的划分：上等神、中等神和下等神。由于这种官方的引导行为，从而在后黎朝和阮朝出现了福神信仰的大发展时期。而一些神，虽然没有得到封建王朝的敕封，但是老百姓认为他

① 朱玉凤点校：《粤甸幽灵集录》，台湾：台湾学生书局，陈庆浩、郑阿财、陈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第二册，1992年版，第34页。

② 《历朝宪章类志》，卷九〈人物志〉，页一下至页二，转引自耿慧玲：《越南文献与碑志资料中的李常杰》，张伯伟编：《风起云扬：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版。

③ 潘叔直：《国史遗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刊，1965年版，第94页。

④ 刘志强：《越南民间信仰》，《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6期。

⑤ [越]阮志坚著，郑晓云编：《越南的传统文化与民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页。

⑥ [越]阮志坚著，郑晓云编：《越南的传统文化与民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

们能赐予福气而自发祭祀形成福神。可见，越南人民认为福神除了能给人带来福气好运、免于灾难疾病痛苦之外，越南统治者更是以封敕的形式来设定福神，福神这个称谓包含的是一种荣耀。人们祭拜缅怀福神某种成分上包含了一种祖先崇拜、圣人崇拜的成分，而求助于各种领域的福神则能够给自己免除某些方面的灾难，达到某种愿望，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四、结语

越南福神信仰是越南民间信仰当中的一种，福神信仰不仅寄托了越南人民的美好祝愿和祈求，也表达了一种祖先崇拜、圣人崇拜之情。越南人奉祀的福神既有人们自发奉祀的福神，也有古时封建统治者封敕的福神，具有等级之分。越南福神信仰呈现出丰富的越南本民族特色。越南福神信仰与中国福神信仰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呈现出明显的文化交融现象。

（责任编辑 杨 莉）

（上接第 22 页）

五、结语

在缅甸国家政治结构中，缅甸华人长期处于边缘位置，无权享受充分的公民权利。但这种边缘的公民身份并没有抑制他们对权力的追寻，反而激发了他们在更微观的层面上进行权力“游戏”并充分展现自身的政治能动性。这里，我们仅仅以缅甸华人的民间宗教信仰建构为例，再现他们对权威及话语的渴望与争夺。21 世纪以来，传统派与革新派之间进行了长期而全方位的权力博弈，致使这部分缅甸华人民间信仰者在教义、仪式、禁忌、组织结构等层面沿着两种不同的方向发展、变迁。表面上看，这些博弈是为了证明某种教义、仪式、禁忌、组织建构更具合法性或合理性，实质上则是在“制造差异”，^①并建构一种不同的话语在不同的场所来解释这种“差异”，从而达到获取权威及社会资本的目的。由此可见，权力的博弈不仅仅局限于正式的政治组织间，许多其他形式的文化实践同样伴随着权力的运作，探讨边缘群体的政治能动性，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权力的多样性及其隐秘性。

传统派与革新派之间的权力博弈对基层信徒的身份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中可以看到基层民众的身份认同在精英阶层的行动与实践中被建构的图景。无论是传统派的“封闭式建构”，还是革新派的“开放式建构”，都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这部分缅甸华人的认知世界、社会关系及日常生活，其实质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再社会化”的场域，信徒的身份认同在这些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中被重新建构。^②本文探讨了缅甸华人民间信仰者的宗教建构与缅甸国家政治之间存在的一种隐喻的象征关系，这种深层的隐喻关系渗透着缅甸华人对缅甸国家政治的理解，并且呈现了边缘群体如何将自身对国家政治的理解置换成生活世界中的权力实践。

（责任编辑 杜 澄）

① Bai Zhihong, *Making A Difference: Bai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Dali*,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0.

② 关于社会化与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探讨，参见陈志明著，段颖、巫达译：《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 107—111 页。